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 理论探索与创新机制

Zhongguohua Makesi Zhuyi De Lilun Tansuo Yu Chuangxin Jizhi

李海青 等◎著



人 民 出 版 社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 理论探索与创新机制

Zhongguohua Makesi Zhuyi De Lilun Tansuo Yu Chuangxin Jizhi

李海青 等◎著



责任编辑:吴广庆
封面设计:胡欣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索与创新机制/李海青等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8.12

ISBN 978 - 7 - 01 - 020146 - 7

I . ①中… II . ①李… III . ①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中国 IV .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74363 号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索与创新机制

ZHONGGUOHUA MAKESI ZHUYI DE LILUN TANSUO YU CHUANGXIN JIZHI

李海青 等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6.25

字数:200 千字

ISBN 978 - 7 - 01 - 020146 - 7 定价:6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源流	1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思想的正本清源与返本开新	1
第二节 中国化进程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点的历史演进	19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性价值维度	33
第四节 新时代的多维审视	48
第二章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党建探索	63
第一节 全面深化改革语境下的领导核心	63
第二节 使命型政党的治党逻辑	78
第三节 执政党的决策逻辑及其调适	100
第四节 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	126

第三章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建构	134
第一节 话语权的演化规律	134
第二节 中国时代与中国话语	145
第三节 中国话语的生成逻辑	169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	187
第四章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机制	203
第一节 理论创新何以可能	203
第二节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创新的主体维度	213
第三节 思想解放与理论创新的民主机制	229
第四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需深化研究的三大问题	241
后记	255

第一章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源流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思想的正本清源与返本开新

“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是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中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不仅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进行内部建设，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处理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把握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而要论及对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不能不回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经典著作，回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社会主义的最初规定与阐释这一理论源头。今日之时代，距科学社会主义诞生已经一百七十年。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中，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与发展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

再解读经典著作的目的之一是正本清源。努力面向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本身，除掉后来附着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上的不正确理解与认识。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史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运用既有成

功经验，也有严重失误。比如，《共产党宣言》中讲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而社会主义国家在历史上追求建立纯粹公有制的努力都不成功，教训惨痛。这就引出一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讲的消灭私有制和我们过去理解的消灭私有制是不是一个意思？我们过去是不是真正理解了马克思恩格斯论述的含义？再比如，过去我们将暴力革命看作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唯一主张，而将西方工人政党像社会民主党搞的议会斗争批判为修正主义。那么，马克思恩格斯是否将暴力革命看作是变革旧社会的唯一方式？这种理解是否准确？很多此类问题都需要今天回过头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认认真真地研读经典原著，看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到底是如何论述的。再解读的目的之二是返本开新。现实社会主义的建设与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能动摇，但前提是必须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只有如此，才能保证我们今天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正确性。如果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准确，比如过去那种阶级斗争、纯粹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理解范式，其实践后果是不言而喻的。就此而言，今天我们强调返本，即回到原著，掌握其思想真谛和精神实质，是为了开新，即更好地指导当下的创新，保障我们今天创新的正确性。下面将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相关经典著作的再研读来深化对其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

一、社会主义因素已然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萌芽与逐步生成

在马克思主义的“圣经”《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通

过分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得出“两个必然”的结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①而对于这一著名结论，长期可谓聚讼纷纭，争论不休。那么，对“两个必然”究竟应如何认识，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应如何认识呢？

对于这一结论必须做辩证分析。其一，当时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实已经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社会危机重重，工人阶级不断反抗。不改革或者延缓改革的结局就是革命。就此而言，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是正确的。其二，也必须看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当时低估了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能力与危机应对能力。确实，如果那个时候资本主义不调节，面对频繁发生的严重经济危机，面对工人阶级与劳动群众的不断反抗，它无法统治下去。但是，资本主义本身也能够进行自我调节、自我改革，通过自我调节与自我改革来调整生产关系、缓解各种矛盾。实际上，不仅社会主义国家要改革，资本主义国家也存在改革的问题，并且这种改革自《共产党宣言》发表的时代直至今日从未停过。后来，马克思也认识到这个问题。在1859年，也就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1年之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决不会”的思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②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2页。

把“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结合起来，就可以更为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历史发展及其最终命运的思想。“两个必然”强调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不可避免性，“两个决不会”则指明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长期曲折性、艰巨复杂性。1895年3月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一文中，恩格斯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反思。他指出：“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从1848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刚刚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且使德国简直就变成了一个头等工业国——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①

在《共产党宣言》发表的时代，资本主义还处于早期的自由竞争阶段，发展还不充分，就如同一个刚刚学会走路、经常摔倒的小孩一样，其本身常常发生严重的危机。在此后一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面对早期的种种危机，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都进行了改革与调整。经济方面，发展混合经济、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实行计划调节。比如，就计划调节而言，按照传统印象，好像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有计划，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计划。实际上，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计划。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就设有经济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0页。

企划厅、国土厅，法国设有计划总署和现代化委员会等计划部门。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计划一方面是应对经济危机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向社会主义国家学习的结果。所以，现在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计划已经不准确了。政治方面，在选举权上逐步取消了财产、教育资格和人种等限制，工人阶级与普通大众的各种政治权利逐步得到承认。在当代西方社会，工人阶级一是通过工会，二是通过工人阶级政党，像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党等来争取有利于自己的立法或者政策措施，维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随着西方各项民主权利的不断扩大，工人阶级和普通民众逐渐成了体制内的一种力量，原先在自由竞争阶段高度紧张的阶级关系趋于缓和。社会方面，建立健全劳动政策、分配政策、保障政策，推进社会公平。

这种不断的调节与改革，一方面，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延缓了最终灭亡的时间，另一方面，也使其内部开始产生越来越多的新社会因素。资本主义世界以后对危机和矛盾越调节，社会主义因素就会越来越多。这就涉及一个如何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方法论问题。依照传统的观点，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根本对立、泾渭分明，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一个整体都是需要批判与否定的，其内部不可能生成社会主义的因素，这实质上是一种僵化而片面的思维方式。实际上，这种观点并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要有一个量的积累的过程，而这种积累就是在旧事物内部进行的，社会主义的产生同样如此。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社会主义因素有一个在资本主义社会内

部从少到多逐步积累的过程，随着新社会因素的不断积累，从量变到部分质变到最终质变，资本主义社会最终被社会主义社会所代替。只有这样解释才符合辩证法，也才能够客观合理地解释现实。马克思恩格斯对此也有非常清楚而一贯的论述。《共产党宣言》指出：“当人们谈到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他们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① 在 1871 年的《法兰西内战》一书中，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② 就此而言，无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正在孕育与生成的新社会因素，抽象地谈论姓“资”姓“社”的问题是不科学的，是有害无益的。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趋势看，从资本主义社会今天内部所生成和具有的新社会因素看，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已经显露，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将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逐渐为新的社会形态所代替。也就是说，现在资本主义虽然并没有最终灭亡，但实际上正在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趋势发展。其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否定自身的过程。

二、社会主义政权建立途径的多样性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无产阶级用暴力推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1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59 页。

翻资产阶级，建立社会主义政权。过去我们也一直强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将和平过渡观点视为修正主义。暴力革命是否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唯一主张？是不是推翻旧社会建立新政权的唯一方式？应注意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尽管在许多场合强调暴力革命的必要性，但他们并没有把暴力革命看作是变革资本主义的唯一途径与方式。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在早期强调暴力革命的话，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与研究的深入，他们也分析了特定条件下无产阶级和平夺取政权的可能性。1872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一次演说中，马克思指出：“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①恩格斯晚年也曾把普选权作为无产阶级的一种有力的斗争方式与“新的最锐利的武器”，寄希望于工人阶级政党通过选举上台执政。当然，他同时也强调不应排除暴力革命的可能。

综合其观点来看，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主张是，无产阶级应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来制定自己的斗争策略。在没有民主传统或民主制度不健全的专制国家，一般应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而在民主制度较为健全、工人力量强大的国家，无产阶级有可能通过相对和平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关键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从目前发达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79页。

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来看，尽管其矛盾危机一直存在，有时候还比较严重，但爆发暴力革命的可能性很小。社会大众更多是通过选举、罢工、谈判、协商、游行示威等相对和平的手段表达利益诉求，通过民主渠道争取自己的利益，通过一个个小的胜利不断推动社会的进步，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更有可能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渐进的变革中逐步为新的社会形态所代替。直接的暴力革命与渐进的社会革命作为打破旧社会、建立新社会的两条途径最终将殊途同归。

三、社会主义本质需要从功能论的角度去理解

《共产党宣言》中多次强调要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但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不论是苏联还是我国建立纯粹公有制的探索都不成功，这个教训是非常深刻的，需要认真分析总结。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确实强调要消灭私有制，但他们讲的消灭私有制专指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而不是指任何形式的私有制。“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① 至于小农、小手工业者的传统私有制，由于无法与资本主义大工业相竞争，已经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过程中被资产阶级所有制所消灭。“资产阶级财产出现以前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小农的财产……用不着我们去消灭，工业的发展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

已经把它消灭了，而且每天都在消灭它。”^① 马克思恩格斯同时指出，资产阶级私有制的消灭必须以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为前提，所以他们才强调无产阶级政权建立以后，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②。也就是说，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认识，私有制并不能人为地废除，而是生产力发展的自然结果。如果生产力不发展，即使废除了私有制，它也会顽强的生长出来。但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主要从生产关系上来理解社会主义，把纯粹公有制看作是现实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认为现实中只要消灭了不分什么样的私有制，建立了纯粹公有制，生产力自然就可以获得迅速发展。这种传统认识起码有两点并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其一，将传统小农、小手工业者的私有制视为“资本主义尾巴”而予以过急消灭。实际上，现实社会主义政权建立之初，传统生产方式依然占极大比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不发达。传统小私有制的大量存在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过小比重表明了生产力的极度落后与大工业基础的缺乏，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不具备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条件的。但在建立之初，社会主义国家都对传统经济成分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一起进行了过急的改造，这和《共产党宣言》中强调的由于经济危机与阶级压迫所以要专门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并不相同。其二，私有制的消灭与公有制的建立本来是生产力长期发展的自然结果，但传统认识恰恰颠倒了这种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因果关系，把私有制的消灭与纯粹公有制的建立看作是因，把生产力发展看作是果，所以在现实中急于建立“一大二公”的经济制度。当然，这种传统认识的形成具有各种原因，但其思维方式上的因果颠倒问题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明显的。

历史经验教训表明，脱离生产力的实际，盲目追求生产关系上的纯粹公有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必然造成巨大破坏。在惨痛的经验教训面前，我们不能不反思，尽管在未来理想社会生产资料要实行社会所有，但现实和理想毕竟不同，所以必须要在现实社会主义本质问题上解放思想。正如邓小平所理解的，不能再将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经济结构作为现实社会主义的本质，现实社会主义本质应该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①，是社会主义应该具有的功能与价值。应该从功能的角度来理解现实社会主义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凡是能够实现社会主义功能与价值的，凡是能够推动生产力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凡是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什么样的经济制度都可以采用。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现在才确立起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结构。不仅经济领域如此，其他领域亦是同理。邓小平著名的“猫论”实际上就是功能论社会主义本质观的形象说法。这样，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就突破了具体经济结构的层面而深入到其功能的层面，亦即不再简单从结构着眼，而是从功能着眼，不是先定性，而是先重实效，是功能决定了对结构的选择。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与结构的变迁而不是相反，是结构服务于功能而不是相反。只有这样认识，才能切实把握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价值实质与本质精髓，也只有这样认识，才能够切实打破各种僵化教条的束缚，实现真正的思想解放。

这种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功能论理解符合不符合《共产党宣言》的基本精神呢？答案是肯定的。实际上，当时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要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目的就在于发展生产力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人的解放与发展。在 1894 年，当有人请求恩格斯为即将出版的周刊《新纪元》题词，用简短的字句来表述未来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恩格斯指出：“除了《共产主义宣言》中的下面这句话，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 恩格斯的论述表明，生产力发展基础之上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追求，是共产主义最为本质的规定性。生产关系的变革固然重要，但这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不能把手段变成目的本身。即使马克思恩格斯活到今天，他们也不会赞成现在就建立纯粹公有制的经济结构。“马克思、恩格斯从不抽象地推崇任何结构性质的东西。在他们看来，人的各种需要及其满足，这才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事情。……他们发现的历史规律也表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中的制度性、规范性的东西，并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东西。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66 页。

真正最重要、最根本的东西实际是人的需要及其满足，以及为满足这些需要所必修的各种物质、社会生活条件的创造。因此，一切属于制度性、规范性的东西都不是独立自在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归根到底，它们的去留取舍都要取决于它们的社会功能，即取决于它们能否适应为满足人的需要所必需的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是否真正具有满足人的需要的实际功能。”^① 按照上述分析，我们认为，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实际上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社会主义思想的正本清源与返本开新，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以后发展中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进一步认识。

四、社会主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资本主义进步作用的时候，曾指出资产阶级通过开辟世界市场从总体上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② 世界市场的开拓、各个民族与国家的普遍交往表明人类的历史已经进入了“世界历史”，

^① 王占阳：《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5—1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5 页。